

釋海 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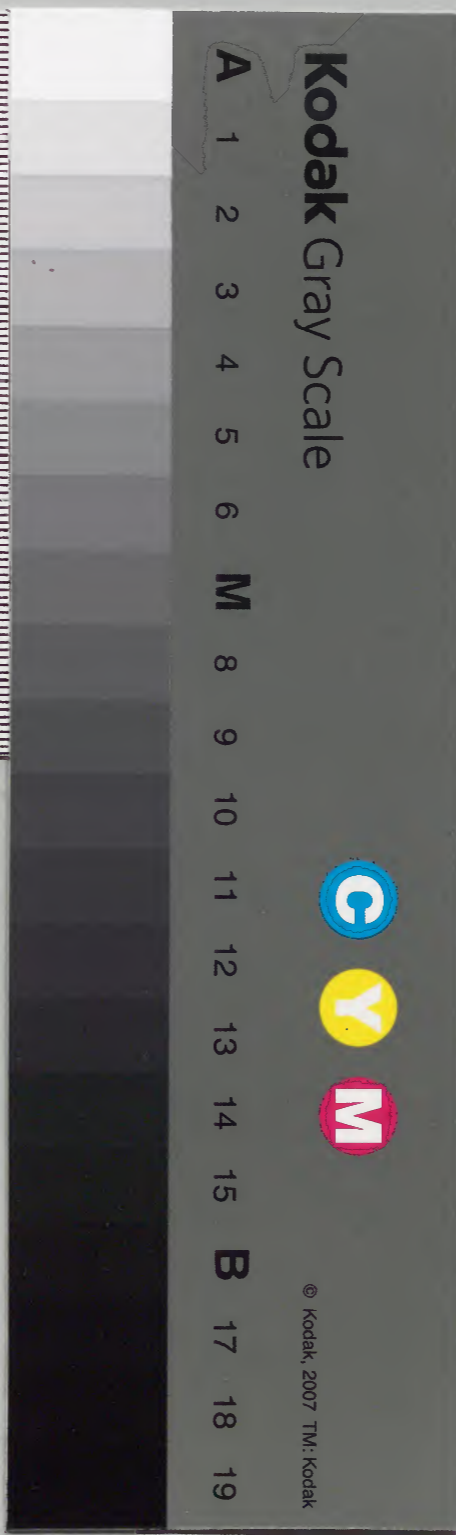


癸亥雜識外集、末

漢書門類	三一五七號	四函	一三架	一〇〇冊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一五七號	一〇〇冊	一〇〇架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76)
函號	370 44



此略同

喬文惠行簡嘉熙之末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
八袞矣時皆以官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
喪况味尤惡嘗作上樑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
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
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袞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
者憐之

趙嘉慶字伯美素號忠直然性頗猜忌急躁故所至
與物多忤淳祐庚戌盱江峒寇猖獗以府丞吳蒙

明發知建昌軍至廷撫勞動除漸至安靖朝峒獎
勞之未幾以病丐祠有旨轉一官別與差遣時伯
美在後省遂繳寢轉官之命既而再乞祠遂主玉
局而伯美復繳其祠目謂前奏稽遲必是家使
其兄司農丞坐局行賕過截御筆之所致以區區
支壘瓊瑣下流輒敢倚同氣以置局於輦下植外
黨而爲阱於國中乞收回玉局之命併從尚書省
劄下吳革責戒勵狀仰今後不得懷姦事上狗欲
欺君如或不悛重寘典憲省劄既下吳農丞辨析

狀云革弟蒙分符罔功以病丐祠增秩改麾既被
繳駁聖恩寬大遂昇祠廩或予或奪惟上命且革
濫綴班行治事有公宇退食有公廡何謂置局何
謂行賕况弟蒙始於請祠終於得祠初非干進何
事營求盖弟蒙之取怒嘉慶者祇緣丁未歲同官
京推以女壻屢請不諧遂成讐隙求盱江僚屬之
薦舉則有書求盱江公庫之文籍則有目厚貌深
情機穽莫測况於革尤爲無辜且所謂責戒勵狀
者乃州縣警吏民之文仰惟國家待士以禮三百

年間未聞有此典故革粗識事體安敢辨白但乞
將革罷斥遠跡仇怨實拜公朝之賜有旨吳革知
南安軍而伯美復上章辨證且於繳蔡榮疏內言
與革結為外黨滋長其惡議欲與之報復後二年
伯美為湖南憲平滌叔清知衡陽行移之間微有
抵牾伯美遂上章劾叔清報可稍稍復疑為叔清
鄉相謝瀆山方叔所匿遂再疏按之且言沉匿之
弊謝相大不能堪遂於榻前奏陳將承蘇鏞斷遣
仍作勘會云據湖南提刑趙嘉慶昨於奏狀稱已

按知衡州平滌久而未下謂是相府過奏尋令臨
安府追上承受及通進銀臺司等人根究供稱即
不曾有奏投進所有平滌既是外臺已按雖是未
見按章先合施行奉旨平滌與祠隨有御筆云趙
嘉慶劾平滌初無奏進輒誣大臣以沉匿之事力
肆攻詆夫以在外小臣乃敢欺罔君上誣謗宰臣
且不顧廉耻行賂賂史尚氣節者得如是乎先朝
典故凌巖宰相罪在不恕朕不欲已甚姑鑄一秩
罷任以為翼虛馮偽虧國體壞紀綱者之戒明年

謝罷相董榘堂槐繼之嘉慶爲大蓬供職後復有
申省狀云重念嘉慶重遭誣罔沮於威勢不容分
疏但誣奏傳播萬里而元來按發之事未能暴白
天下承受蘇鏞久已叛去忽得其狀具述前相之
子使其僕任康祖誘脅打回元奏因依乃是事未
發前年滌自知在郡酷虐有罪懼爲民訴先已馳
告謝脩脩遂令任康祖誘脅蘇鏞遇有嘉慶章奏
湏先袖呈相府先奏實被謝脩分付以水濕打回
第二奏既到謝脩自知敗露却將蘇鏞送獄妄令

共析欲乞敷奏施行俾元來屈抑稍得暴白於四
方得旨與改正理還月日是歲冬察官朱應元劾
伯美向者持節湖南不理民訟惟理賊錢不問虛
實之有無但責郡吏之代納堯攬民訟交通關節
爲郡將所持遂生怨隙遂用此罷去

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
之祭分合一議自昔諸儒之論不知其幾今姑據
二蘇之議言之東坡則據周頌昊天有成命序云
郊祀天地也以爲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穎濱乃

據周禮爲說謂冬至祀天於圓立夏至祀地於方
澤其後朝廷迄從坡說合祀以至於今焉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
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閑之燕展玩摹榻不少怠蓋
虐好之薦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
又於權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
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
鄭藻平協劉琰黃冕魏茂實任源等人品不高目
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折去故今御府所

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攷訂邈不可求爲
可恨耳其裝褙裁制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儀
式余偶得其書稍加攷正具列于後嘉與好事者
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物之盛焉

上等真跡法書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跡

並係御題
各書妙字

用克絲作樓臺錦褙

青綠篋文錦裏

大姜芽雲鸞白綾引首

高麗紙擘

上等白玉碾龍簪頂軸

或碾花

檀香木桿

鈿匣盛

上中下等唐真跡

內上中等並降附米友仁跋

用紅霞雲鸞錦襍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暉

白玉軸

上等用替頂餘用平貢

檀香木桿

次等晉唐真跡

并石刻晉唐名帖

用紫鸞雀錦襍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暉

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暉卷縫用御府圖書印刻首上下縫

用紹興印

鈎摹六朝真跡

並係米友仁跋

用青樓臺錦襍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暉

白玉軸

御書臨六朝義獻唐人法帖并雜詩賦等

內長篇不用邊道依

古厚紙不揭不背

用瓊路錦

衲錦

柿紅龜背錦

紫百花龍錦

皂鸞綾襍等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或瑪瑙軸臨時取旨

內趙世元鈎摹者亦用衲錦標

蠲紙暉

瑪瑙軸

並降付莊宗古鄭滋令依真本紙色及印記

對樣裝造將元拆下舊題跋進呈揀用

五代本朝臣下臨帖真跡

用皂鸞綾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暉

玉軸或瑪瑙軸

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

用紫鸞鵲錦標

紫絕尼裏

揩光紙暉

次等簪頂玉軸

引首前後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有或題

跋於縫上用御府圖籍印最後用紹興印並

降付米友仁親書審定題於暉卷後

蘇黃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真跡

用皂鸞綾標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暉

象牙軸

用睿思東閣印內府圖記

米芾雜文簡牘

用皂鸞綾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躡

象牙軸

用內府書印紹興印

並降付米友仁驗定令曹彥明同共編類等

第每十帖作一卷

內雜帖作冊子

趙世元鈎摹下等諸雜法帖

用皂木錦標

瑪瑙軸或象牙軸

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縫用內府書記印後

用紹興印仍將元本折下題跋揀用

六朝名畫橫卷

用克絲作樓臺錦標

青綠簾文錦裏

次等用碧鸞綾裏

大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躡

上等白玉碾花軸

六朝名畫掛軸

用皂鸞上下標

碧鸞綾引首

碧鸞綾託全標軸

檀香軸桿

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

皇朝名畫同

皇朝名畫同

六十一

用曲水紫錦襪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或瑪瑙軸 內下等并贈 本用皂襪 色軸 蠟紙暉

唐五代皇朝等名畫掛軸並同六朝裝襪軸頭旋取

旨

蘇軾文與可雜畫 姚明裝造

用皂大花綾襪 碧花綾裏 黃白綾雙引首

烏犀或瑪瑙軸

米芾雜畫橫軸

用皂鸞綾襪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古玉或瑪瑙軸

僧梵隆雜畫橫軸 陳子常承受

樗蒲錦襪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瑪瑙軸

諸畫並上用乾卦印下用世印後用紹興印

諸畫裝襪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下引首一寸九分

經帶四分

上標隊打撒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

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

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 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標除撒打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

下標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

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合長一尺三寸 高者用全幅

引首濶四寸五分 高者五寸

應書畫面僉並用真古經紙隨書畫等第取旨

應六朝隋唐上等法書名畫并御臨名帖本朝名

臣帖並御書面僉內中下品並降付書房合裝裱

書

應書畫橫卷掛軸並用雜色錦袋複帕象牙牌子
應按訪到法書墨跡降付書房先令趙世元定驗
品第進呈訖次令莊宗古分揀付曹勛宋旣張儉
龍大淵鄭藻平恊黃冕魏茂實任源等覆定驗訖
裝橐

應按訪到名書先降付魏茂實定驗打千文字號
及定驗印記進呈訖降付莊宗古分手裝褱
應按訪到古畫內有破碎不堪補褱者令畫房依

原樣對本臨摹進呈訖降付莊宗古依元本染古
搥破用印裝造 劉娘子位並馬興祖謄畫

應 古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並行拆下不用別
令曹勛等定驗別行謄名作畫目進呈取旨

碑刻橫卷定式

定武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 每行濶八分

共二十八行

樂毅論闌道高七寸半 每行濶六分

共四十三行

真草千文闌道七寸二分

每行濶八分

共二百行

智未歸田賦闌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濶八分

共四十四行

獻之洛神賦闌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濶六分

共九行

枯木賦闌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濶九分

共三十九行

應古厚紙不許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損字精神一

如摹本矣

應古畫裝褙不許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濃艷亦不許裁剪過多既失古意又恐將來不可再裱應按訪到法書多係青闌道絹襯皆唐名士多於闌道前後題跋合莊宋古裁去上下闌道揀高格者隨法書進呈取旨揀用依紹興格式裝褙

內府裝褙分科引試格式

粘裁

摺界

裝背

梁古

集文

定驗

圖記

按唐藝文志序載四庫裝軸之法極其瓌緻六
典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卽今背匠也本朝
秘府謂之裝界卽此事蓋古今所尚云

匡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鼻來
匡說詩解人頤蓋言其於講說能使人喜而至於
解頤也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謂兜不上下頤
卽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解
頤而卒又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
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喜則氣緩能令人脫頤信

非戲語也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將生欲不
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
將歿矣遂抱以爲已子少桀黠難制父閑之空閣
中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
思所以移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
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爲名儒及貴顯不復爲本生
毋持服爲右正言章夏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遂
謫新州安置常於謫所著書史管見數十萬言極

意譏貶秦氏如論桑維翰雖因耶律德光而相其
意時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
之意猶足爲賢等語甚多蓋此書有爲而作徒非區
區評論也及論漢軍帝立皇考廟曰旣爲伯父母
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
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稱謂旣如此服喪又如此
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所當殺不敢交集
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論策帝議立定陶王
後曰故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

當是時而貴爲人後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廢
緣不孝之似而貴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
者反陷於罪辟云云其論晉出帝追封敬儒爲王

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
以伸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
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爲此論
者是皆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論太過所謂欲蓋而
彰前輩蓋嘗評之故今詳著始末於此固非敢輕
議先儒也若夫定陶立後敬儒封王紛紛爲是無

定者皆父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為欺以致此耳
若昭陵立英宗為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
之子也思陵立壽皇為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
孫也明白洞達大哉王言後世安得而擬議之也
康先生吳老儒也笄弁皆其子侄行也記問該洽九
經註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膽藁為時嚮慕
垂老連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仲孚名惟信號菊
潭客吳能詩善絕句康極稱之以為不可及一日
遇諸塗扣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

春又一年間將心事上金錢梨花瘦盡東風懶商
畧平生到杜鵑康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真謫仙人
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
矣蓋前輩服善若此陳簡齋嘗語人作詩之要云
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
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為博瞻誤矣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
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
乃宋朝人是必後人勦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

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楊樂道共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發初考所等以對覆考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爲定時荆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首楊樂道以爲不可議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彌封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

二公徒自苦耳旣而二人各以已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後又見初虞志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康侯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聲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予與康侯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中同試於省場傳聞可

駭亟自汶拏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
飲食如故但悄悄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
此疾予亦多方開慰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
云寒窓一夜雪紛紛來朔風之子動歸興輕袂飄
如蓬問子何所如家在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庠
教化宮行將携老母寓居學其二云予既去徐醫以
爲有涎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臟有熱勸服
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爲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
不前而歿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

覺民自舒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訴問鬼神
幽暗中事道士作醮書符傳道真中語云五十年
前打殺謝吳留不結案事康侯丙子先歿纔二十
七歲五十年前事豈宿生邪康侯既歿有妄人托
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年狎邪輩其
事皆不然康侯未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
字子儀誦詩登第爲鄆州司理康侯時十五餘
歲三兄弟隨侍與予向在鄆學子儀爲開封軍巡
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人子儀代蘇

州崑山闕來居汶康侯兄弟又與予在汶學子儀
謫潭州稅康侯兄弟自潭來貫鄆陵戶康侯登科
爲第一省試前父雪崑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
康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歿於
徐實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剛峭不可
犯有志力學愛身如水玉不知猥巷野人語不幸
爲匪人厚誣弟輩又不爲辨明懼日久無知者故
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於泉下紹
聖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記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勅
繼事向子豐居於雪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
妾得男楊氏使秘之以爲已出且亟報王王喜甚
卽請告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策
以尼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巖於
湖爲本鎮子豐使人諷郡官往迓之自郡將以次
皆屬橐鞬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
聞官吏郊迎深恐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
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

米故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木合穎禾皆是也然夷攷所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遠引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鉅見青城上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州武城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州龍五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

劍州木連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正元年黃龍見太昌池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外大火焚其宮室兵敗於外政亂於內終之以身外衍立而國亾其為瑞徵乃如此耳至如政和隆盛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蘄黃間至有一舖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密州山間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

本傳一綱進卽進職除本道運使汝海諸郡縣山石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幾萬觔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斤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斤其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月然越數歲而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善哉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雉大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亾漢黃犀亾莽

惡在其爲符也世有善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少悟矣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永相清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輕人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閹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寢壞遂行下各州自試于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湘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開肆罵時趙京尹與衆教官調停一

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人一半
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
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
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
俾游士限日出境其詩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
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
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
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蓋亦隆
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

爲四學箋箋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
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女共
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
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
人之國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
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尔
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已而有耻苟爲溫飽可
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携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
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

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
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
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
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斤姦書又五言鄭五不去國
金陵深悞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
袖非干北黨分歸與雖幸矣恨未効朱雲又詩上
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
斜鍾山老栢休槎牙嗚呼時事如絲麻食肉者口
徒啣哇鬼域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

將謂秦事邪淳祐寢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
時有引喙鳴靈鴉天降奇禍遭羅罟厄山草木枯
無華奄奄山鬼相榆柳我今束書歸山涯不惜一
去惜國家於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
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
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閩至此游士欲
渡淮以脅上必從而理宋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
鮮深不然之至開慶已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帝首
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以參樞軸畢竟

列傳雜論外集
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
雲集矣

吳江三高亭祠鳴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
爲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
癡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
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彈之者
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祀聖經是誅
今有竊高人之名犯衆心之惡有識之士莫不共
憤無知之覓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爲

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兵却公孫雄
而滅我夫差旣遂其謀反疑其主鄙君如鳥喙累
大夫種以伏誅自己曰鳴夷載西施子而潛遁又
云如蠹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蹤跡於江海語其高
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
笠澤三高之首况當此無邊勝境之士豈應着不
共戴天之讎云鳴夷之見黜於吳宜也而史越
主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
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鳴夷子皮與賀季真之高而

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於是豈無意哉夫貴于
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
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黃冠東歸又使李林甫
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
上陵之上季真寘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
述之覲表者知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
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千古之下至無容
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
子交絕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
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書
之以爲異世之戒云

王敦初尚武帝女武陽公主如廝見潦箱盛乾棗本
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食既還婢擎
金藻盤盛水瑠璃盃盛藻旦因倒著水中而飲之
謂是就飲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他日又至石季
倫廁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申煎粉沉香汁
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着令出他客多蓋不能
如廁敦獨脫故衣着新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

客必能作賊一王敦耳何前燾而後倨邪就棗藻
豆亦何至誤食而不悞至季倫之廁則倨傲狠悞
之狀始不可得而掩矣則知敦前之誤直詐耳王
荆公誤食魚餌亦近人情此鮮不爲大姦大慝吾
於敦重有感焉

陶弘景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則可自怡悅
不堪轉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坡翁一日還
自山中見雲氣如群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掇
開籠收于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而放之遂作攢

雲篇云道人逢南山雲歛吸如電使竟誰令之
袞袞從空下又云或飛入吾車偈透人財勝搏取
置笥中提携反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去仍變化然
則雲真可以持贈矣宣和中良嶽初成令山多造
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旣而雲
盡入遂括囊收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
臾滂然克塞如在千巖萬壑間然則不特可以贈
又可以貢矣併資一笑

賈師憲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親總大軍督師

江上禡祭于北關門外而大帥之旗適爲風所折
識者駭之而一時油幕之賓友傳會爲吉識夷攷
往昔若春秋時晉侯楚人戰于城濮晉中軍風于
澤亡大旆之左旃晉安帝元興二年桓玄至姑孰
百僚列儀衛整肅而龍旂竿折成都王穎以陸機
督諸將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即帝位
祀大廟適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爲荊州刺史率
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齊文宣至鄴受
魏禪李貽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銜車

幔翰守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師始東先驅
牙旗觸門墮涯旄竿折鄭注赴鳳翔出都門旗竿
折宣和中童貫出師而牙旗竿折時蔡攸爲之副
自建少保節度使及宣撫副使二大旗于後竟爲
執旗竿卒盜竄而去端平入浴之師全子才帥旗
亦爲風所折無非亡身敗軍之徵也按真人水鏡
經云凡出軍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蓋
牙卽旗也又玉曆通政經云軍行牙竿旗榦折者
師不可出出必敗績蓋旗者一軍之號令安可旗

折而爲祥者乎。獨有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及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執麾竿折，旛沉于水，衆皆懼。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哥舒曜討李希烈，帝祖于通化門，是日牙竿折。時以曜父翰昔出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謂吉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朱承逸居雪之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

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于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旣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爲代還本錢，可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卽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佰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熙寧，中金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卽著南陽活人書。

者服子或卽著萍州奇談者遂爲吾鄉名族焉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虜認其旗幟卽避之屢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于雪有戰馬號黑大虫駿駟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旣死其家以鉄絙羈之闌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爲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乃好言戒之云

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啞啞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曾異類之不若能不愧乎

洪燾仲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憂天目山素有元章愛古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減太湖洞庭村僕駱老者專任搜抉之役會族叔璞假畚耒鋤斧將爲築室用駱掌其事擇剗鈍數事付之璞怒其輕已率其子槓共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泯其事璞素獷持一邑短

長邑令王衍婺州人惡其所爲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屬於獄洪公亦以曾任調停例追逮良寤時王實坐遂守吳契家也亟往取援王爲宛轉趙憲崇暉改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鬪而死璞止從夏楚檟僅編置贖銅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奏厠忽覩駱老在側云近山雨後出數石晚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纒跬步間覺此身已在簷楹間稍至一土神廟便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

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意非佳境反顧駱曰旣若此何不告我駱曰死畧至便可還也稍前一河甚濶方念無津梁可渡則此身已達皮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趨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墮黑中一山橫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而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旣前復有一河污濁特甚僧尼道俗汨沒其間至此方悟爲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一人居蕭疎殊甚又前有宮室軒敞巍聳四垂簾幙庭下列緋綠人

獄卒甚衆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絕昏黑隱隱見荷杖箠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旁喃喃若誦經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慢隨其聲誦之庭中人怒起立怒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綠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向西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其枉法行財罪當死洪甚懼不覺身已立庭下漫荅曰爲叔解紛初非枉

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譁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至叔于辟一也駱無子妻貧老無以養使璞資之以終其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未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曰爲叔解紛初非枉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前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綠衣導之以回轉眄間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蟒爲何物厲聲荅云此開邊喜殺

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騾馬皮而來又扣之
曰此受生回也又見獄吏持刀劍驅百餘人自西
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為僧者曰燁闍黎亦在焉
方疑之燁忽呼曰三十哥仲魯弟行安得在此為
驅卒擊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完復矣因扣綠衣云
人間何事最善綠衣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為
先繼絕次之或謂其說尚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
手對曰商公飛卿字暉仲乾厚間從官復問平生食祿遂於
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蚊不能盡閱

後註云合叅知政事以其年月日姦室女某人某
日為其事降祕閣脩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
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其亦人間人任池
州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於此稍前至大
溪有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益
大綠衣人推墮之恍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妻子
環立於傍特以心微煖口尚動未就殮耳後一歲
璞亦入冥覺身墮鈇網中見鄰院僧行昭立庭下
主者詰責曰汝為僧乃專以殺生為事何邪昭曰

殺生者乃屠者黃四其不過與之庖饌耳亟問黃
四無異辭乃訊足二十而去方窮懼間忽轉呼視
天判官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求救公曰汝
殺人何所逃罪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
甦後行昭以營橋立積木上敗足呻吟痛楚者三
歲而殂璞亦未幾死後洪公於庚申歲首以祕撰
兩浙漕召憶向見心甚恐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
明殿學士晚雖亂亂然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
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嘗入梓以示人余向於先

子侍傍親聞伯魯尚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憲使
起畏又立復詢顛末書之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埜
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
飛猱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
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
家窺候之其家知為所竊則集鄰里大罵不絕口
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
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設計擠之大

名而爲志也

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往往人集衆刺殺之
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
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鐫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
莫知其所寶爲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
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
荒絕徼天竒地恠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
遂以爲誕也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
女群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
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華字茂先蓋取其

王佐軍子帥長沙日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
郡朝廷命軍子討之時馮大尉湛謫居在焉軍子
乃權宜用之謀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
遣之命卒三十持短兵以前湛自率五百人繼其
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卒覩
官軍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嘯集已無及矣於是
戍擒餘黨亦多就捕軍子乃以湛功聞於朝於是
湛以勞復元官軍子增秩辛幼安以詞賀之有云

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
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元自兜鍪出宣子得
之疑爲諷已意頗啻之殊不知陳後山亦常用此
語送蘇尚書知常州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
復作兜鍪切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時嘗有與
執政云佐本書生歷官出處自有本末未嘗得罪
於清議今乃蒙置諸士大夫所不可爲之地而與
數君子接踵而進除目一傳天下士人視佐爲何
等類終身之累孰大於此是亦宣子之本

高宗視師金陵張魏公爲守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
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云都監夜巡
職也禁兵西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
行楊不得已斬之又嘗詰學士子有投牒者視之
則爭博進也卽判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
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
寤引去

羅點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故主訟其逐僕
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黠甚反欲汗其主乃自

陳嘗與主饋之姬通既而物色則無有也於是遂
令僕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既欠主人之錢又
且汚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
已明合從姦罪定斷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
有詞日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道
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玉
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
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

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冲別挽
留不回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
手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難困宜順受之壽可至
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
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
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
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
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日子冲一夕無疾而亡踰
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阡於危

僅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既而襲爵年八十七晚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王希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為二試卷異其名皆中選黜者不厭譁然訴之王呼其首問曰爾生幾何年凡幾試矣衆謂憐其潦倒皆以老於場屋對王曰曾中選否曰正為累試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爾曹累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而敢訴邪逐而出之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于令

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實曾中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

紹興中蔡卞重脩神宗實錄用朱黃刪改每一卷成輒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迹而使新錄獨傳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覩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温秦湛之徒

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為諸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
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
有得其書携以渡江遂傳於世

三山蘇大璋顛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為第十一
人數為人言之以為必如夢告既試將揭榜同經
人訢于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
約萬一果然乞寃治之及拆號第十一名果易也
帥携此狀入院徧示考官謂設如所言諸公將何
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眾皆以為然既折

號則自待補為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為待
補者乃訴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
民事相類

永嘉徐瑄字漢五治周成子獄無所旌自知必得罪
束檐侯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荅曰吾分宜去不
待驅逐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嚴州覺與家
人言夢直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近畿乎已
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
嚴州也歎其返乎果終焉

紹興末有韓慥者賣卜於臨安之三橋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大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諧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即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今年詞科則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何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滿天下

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趙名善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為尚書迺達遇皆卿監即曾仲躬名達吉父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呂大史隆興癸未諒陰榜南宮第七人又中宏博科為世儒宗不幸得末疾甫四十六歲而終術之神驗如此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譽第六韻云雨暘固自於天感召豈無所王儻燮調得人則斯

外子雜詩外集
可有主節而聚歛無度則亦不能用此或未明閔
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
烹弘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嘗見趙賓暘曰
或多以酒麪等物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升麻湯
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耳惟
本事方檢金散最佳又陳南剛翁云痘瘡切不可
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爲穩
耳二說皆有理然或有變証則不得不資於藥發

酉歲兒女皆發痘瘡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
向冬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
靨色黑唇口冰冷危証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
靈於城隍廟以下生外道經一士門士異其侵晨
倉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
奇甚因爲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卽紅潤如常後
求其方甚秘惜之及代歸方以見驢其法用狗蠅
七枚狗身上能飛者搗碎和醅酒少許調服蠅夏月極多
易得冬日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旣而次女

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辨人極可憂遍試諸藥半月不驗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燥又天花粉等分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泔水熟煮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錫亦用此取效真奇劑也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忌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趙遂分委以邊圉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綠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

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卽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翊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翊之子樵翊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

尚也

吳季謙愈初爲鄂州邑尉嘗獲劫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倖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脇之曰汝能從我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能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事夫者十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纔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爲我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籍以文祿且置銀二片其傍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艤舟挾其妻入

某寺設供至一僧房度間黑盒在焉妻一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憇于此毋撓我乘間密問僧何從得此盒僧言某年月日得于水濱有嬰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爲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爲我白之有司卽捕之可以爲功受賞吾寃亦釋矣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因是改秩

龔重任言林德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啟有

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
殺人之罪時以為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
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才恐聖門之
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
酒不如暈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子曰祭祀
之齋非心齋也成玄英註曰葷辛菜也按說文葷
臭菜也錯曰通謂芸臺椿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
潔也荀子東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而乘輅者

志不在干食葷註云葷菜葱韭之屬論語齋必變
食周禮膳夫王齋日三舉鄭註云齋必變食也疏
曰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牛羊豕其胡明
仲論梁武曰祭祀之齋居必遷坐必變服齋必變
食食為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
嘗不飲酒不如葷也明卷釋齋必變食亦取莊子
而黃氏亦兼取之朱又謂葷是五辛又曰今致齋
有酒非也然禮中乃有飲不至醉之說何耶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為暗號中

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爲常李壁李章李永同登
庚戌科已酉赴類試三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
非所長鄉人侯某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
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
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
卷子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警
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卽於已卷改
用之既而皆中選二李謝王司王司問此二句惟
以授子昆仲何爲又以與人李悅然不知所以他

日微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咸

放翁筆記言慶曆初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范雍並
爲知軍一府三守不知職守如何分既非長貳文
移書牒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
不載莫可攷也然諫官御史不以爲非三公亦不
辭豈在當時亦便於事邪今按竦先以都部署兼
經畧招討使判永興軍旣而執中爲同都部署經
畧使知軍而詔竦判如故未幾竦屯鄜州執中屯
涇州蓋兩人議事不合故分任之未幾又以范雍

知軍竦執中既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故於是一
府三守公吏奔趨往來想不勝其擾自昔未嘗有
也然史未嘗不載而於事安得爲便乎

演繁露云唐有新翻調綠腰白樂天詩集自註云卽六么也今

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呂調又不與羽調相
協不審是唐遺聲否按今六么中又調亦有之非

特高平仙呂也唐休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呂高平仙呂

在七羽之數蓋中呂夾鍾羽也高平林鍾羽也仙
呂夷則羽也安得謂之不與羽調相協蓋未之攷

爾

秦檜之當國四方覬遺日至方德帥廣東爲蠟炬以
衆香實其中選馭李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
達吏使候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
送燭一掩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
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
九呼來李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
條旣成恐不佳試焚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
喜以爲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

其論固久步計
則不同以鄭所為
者此也

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
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
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
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筆談言洛京留臺有舊案言國初取索鹵簿法仗報
言本京鹵簿因清泰間末帝將帶逃去不知所在
人傳以為笑今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單狀
稱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
陳東等擊碎不曾取前來正與此相類皆可資

捧腹也

莆田有楊氏訟其子與婦不孝官為逮問則婦之翁
為人毆死楊亦預焉坐獄未竟而值覃霈得不坐
然婦仍在楊氏家有司以大辟既以該宥不復問
其餘小民無知亦安之不以為恠也其後父又訟
其子及婦軍判官姚瑤以為雖有讎隙既仍為婦
則當盡婦禮欲併科罪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
獨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合者恩義有虧則已
矣在法休離皆許還合而獨於義絕不許者蓋謂

此類况兩下相殺又義絕之尤大者乎初問楊罪
既脫合勒其婦休離有司既失之矣若楊婦盡禮
於姑舅則爲反親事讎稍有不_至則舅姑反得以
不孝罪之矣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在律違律爲婚
既不成婚即有相犯並同凡人今其婦合比附此
條不合收坐時皆服其得法之意焉 筆談所載
撫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
坐其妻子別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即爲義絕况
身謀殺不應復坐此與前事相類凡泥法而不明

於理不可以言法也

熊克字子復博學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開
宴命子復譔樂語季海讀之稱善詢司謁者曰誰
爲之荅曰新某州教授也自此甚見前席別後子
復一向官湖湘問不相聞者幾二十年及改秩作
邑滿造朝謁光範季海時爲先樞詢子復曰近亦
有著述乎子復以兩編獻一日後殿奏事畢阜陵
從容曰卿見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時學士院闕官
上不訪之趙丞相訪之季海於是即以陸務觀等

數人對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
尔季海遂及子復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作可進來
季海退以所獻繳入翼日上謂季海曰熊克之文
朕嘗觀之可喜蓋欲置之三館兼翰苑也季海奏
云如此恐太驟不如且除院轄徐召試使克文聲
著於士大夫間則人無間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轄
文思院他日趙丞相進擬上曰朕自有人趙問何
人上曰熊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朕嘗見其文
字又問陛下何從得其文字此必有近習為地者

上曰不然季海雖知由已所薦以上既不言亦不
敢泄而趙終疑之未幾召試故時_{學士}發策率先示
大略試者得為之備趙乃以喻周子克云此非佳
士也克屢造請求問目子克不答及對策殊踈畧
克大以為恨故在玉堂每當克制詔輒無美辭後
竟出知台州

鄭時中復亭三衢人在上庠日多游朝紳間好大言
嘗語同舍曰前舉漕薦乃術者曹谷先許今復來
矣有好事者聞之曰此必谷又許之召與偕走其

肆則鄭實未嘗先往曹沉吟久之頻搖自首推演
再二乃曰吾十年前曾許此命來春必高過今所
見不然雖然來春定得官但非登科耳今秋得舉
却不必問鄭不悅吾家無延賞來年不郊非科舉
何由得官谷曰某見得如此耳既而程秦之大昌
與鄭同薦程第而鄭不利時余松茂秦為秦檜之
客第三人及第秦與謀代余因薦鄭秦亦悅其辨
設醴有加鄭無以頌之嘗聞季父行可名仲熊者
言舊在太學日擊靖康金人欲立張邦昌秦為中

同時議立趙氏金酋召赴軍前秦遂遣妻王氏南
歸已登舟王聞變亟步以往秦時猶未入北軍因
同入肆買糞麩人已盈座至人橫一卓溝上使坐
王憂懼不能舉筋秦兼盡之略無懼色已乃同至
軍前被執鄭因於坐間舉此事謂親得之行可秦
意正欲暴白此事而人無知者聞其言大喜時行
可猶仕州縣即召用之二年同為執政是歲復事
亦得官其神驗如此

隆興間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

多句 雜詩 夕集
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
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有
大功矣其後放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
封侯萬戶宜其難蓋用卑陵語也改之大喜以爲
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春曲云使李將軍遇
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之語也

張鎡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名士大夫莫
不交遊其園池聲伎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國
湖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鉄絙懸之空中半

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侍郎嘗赴其牡丹
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聞有頃問左右
云香已發未谷曰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
然滿座群奴以酒饋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
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一皆牡丹首戴照殿紅一
姬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
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
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鶯黃黃花則衣紅如
是十盃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調

此條及次條出
東坡題跋

酒竟歌者樂者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
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有
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殂
元豐六年十月十四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
起行念無與同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
寢相與步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荇藻交橫
蓋竹柏影也然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
如吾兩人耳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
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也詩之與文
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

宋子京用伏奉手畢南人謂筆爲畢因效之蓋以爲
手畢手簡宋謂爾雅簡謂之畢學記云呻其佔畢
事不練者多憂心不正者多懼氣不全者多喪學不
博者多惑志不定者多屈養不深者多露見不到
者多陋此張無垢格言也又馬白石梧格言曰留
有餘之功以還造化留有餘之祿以還朝廷留有
餘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之福以還子孫

咸淳三年二月曾子改封郟國公子思封沛國公子
張升十哲封陳國公四月以泗水侯伯魚預從祀
之列從宋遇之請也

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元命包馮光陳晃以
為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二說不同

蔡邕

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之說河者諸侯位清
屬陽濁屬陰河當濁反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
惟東房易傳云河水清天下平裴楷疏

蜀賊李順破後已正典刑至景祐中廣州巡檢陳文
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凡遁去三十餘年年已七
十餘復斬之 張奎義為西京留守識黃巢於群
僧中後住四明雪竇山即雪竇禪師也 宋之問
謫官杭州遇賂賓王於靈隱寺 南嶽僧見姚泓
於封禪寺主僧乃巨寇明馬兇 江州圓通寺僧
死後雕青于背云李重進 宣和老內待遇林靈
素於蜀道 李次仲遇姚平仲于廬山要皆傑黠
之尤多於逃命一時也

今人呼筍爲竹萌蓋本周禮註也按說文筍竹胎也
宣和時常造香於睿思東閣南渡後如法製之所謂
東閣雲頭香也馮當世在兩府使潘谷作墨銘曰
福庭東閣然則墨亦有東閣

郊天用辛新也釋奠于夫子用丁大明之方也不用
丙丙乃陽干之終丁乃陰干之始也如祭祀用戊
戊乃陽土故也禮大祥後卜祭日不丁即云亥取
陰干之始陽干之終事死之道也又見月令

禮記檀弓以匹爲鷺孟子亦曰力不能勝一匹雛匹

字音竹鴨鳴從鳥作匹

今人書感激曰磯感蓋磯者石不隱於水中激水使
湍急有聲孟子曰是不可磯也註云磯激也即此
義

四明樓灌潤父云千文律呂調陽當作律召調陽蓋
行草召字訛爲呂字耳律召則調陽呂字則無義
後見高宗直草千文石本亦作召始信潤父之言
不妄

神宗問呂惠卿何草不庶獨於蕨從庶何也惠卿曰

凡草種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旁生上喜之
杜牧之云今推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
付頗盡近世佞佛之態

余嘗疑浴堂燈上所書萍實字殊與楚王渡江得萍
實事不相關應是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註云以
其不沉溺取意耳

閩士莊恢弘甫云朱子所著正欲破先儒專門之弊
其門弟子不知此意但欲推尊所傳不復更加研
究黨同代異反其於先儒

俗諺以人語煩數者曰嘖蓋嘖也音贊荀子問一以告

二謂之嘖註云嘖即讚字謂以言強贊助也

米元章有潔疾嘗見其洗手帖云每一書背訖入奩
印以米氏祕玩書印閱書之法二案相比音贊洗手
親取展以視客客拱而馮几案從容細閱音贊趨走
於其前客曰展音贊展客曰卷音贊卷惟命客據案甚
尊音贊執事甚卑舍佚執卑者止欲不以手衣展拂
之耳蓋其潔疾如此

今人燕集徃徃焚香以娛客不惟相悅然亦有謂也

黃帝云五氣各有所主惟香氣奏脾漢以前無燒香者自佛入中國然後有之楞嚴經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佛燒香法也

鴈來紅即藿也見平園游山記云百日紅即蘋桐也洪景廬云

男女構精見于損卦亦有深意存之曰萬物化生則是以損我益彼分曉

周益翁問楊誠齋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出何處誠齋曰孟子序公曰序乃引孔子世家耳

名園甲第力不能有歌童舞女婦不能容高文大冊才不能為高官厚祿命不能做放翁戲言也皇城司雜敕府俳優不得以近臣三教諸般為戲昔聞鄉先生云如論語中必也正名乎子路則曰甚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當時聖門如此問答藹然師弟子之真情極有意味豈若後世語錄中一味稱賞而已何曾有此等氣象也

說築傳巖自離騷也有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

不疑雖與伊尹割烹要湯同一疑然未有以徵其實不然近蔡氏書傳云築居也猶今言卜築不知何所据

今人行狀多言皇祖皇考者其義未詳按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顏注漢書云美也皇急就章為顏注云正也大也泰誓我皇多有之孔傳訓皇為前趙南塘云此訓為是皇不仕者乃故不仕也

趙子俊孟顓有東坡書迹甚佳後有一人題云觀此真迹始覺偽者為可笑也善下語

豫章客邸有題于壁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彭執中云任世一日則作一日好事居官一日則做一日好事

俗傳胎骨經雖曰無稽然出於醫書淮南子云精神發於天形體秉於地一月而膏二月而朕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亦此之謂也

小民有執仇殺人者本意欲殺甲見乙以為甲也遂殺之州具獄以聞朝廷當死憲臣疑其罪請讞之

朝廷議之曰以爲誤耶則造意欲殺甲也以爲故也則本無意於殺乙也未知所處或曰此周禮司刺三宥一曰不識之條也議遂決按司刺一宥曰不識鄭司農曰不識豈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耶識謂識審也不審若今寃讎當報見乙識以爲而殺之者

三衢葉茂實造軟帳烟法以木作暖閣高足其上以紙罩地爲帳高七八尺於閣下用椀數十貯油炷燈閉之密室油氣透頂其輕且遠與它煤絕異膠

法甚奇中用紫礦當歸秦芹腦麝畫燕支沒石子之類蓋取其活膠而不滿也故經久而色光不少

渝

俗云好物不在多出南唐近事唐元宗曲宴命從臣賦詩朱畫惟進一聯不能終篇乃曰好物不在多自是士庶餉遺不豐者皆以爲口實

水泉龍近山甚多諺云此物能變爲魚子以爲未然後因避地山中傍溪居忽一日至溪邊少立乃見此蟲居水中漸漸似魚目擊其事

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
 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
 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天地之感應
 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
 以皇帝王霸易書春秋盡天地之事業
 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厘絲毫之數小
 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即日月星辰而知之
 也

孝經 一千九百三字

論語 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孟子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易 二萬四千一百七字

書 二萬五千七百字

詩 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

禮記 九萬九千一十字

周禮 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春秋左傳 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一日平頭第一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今日良宴會誰樂難具陳今誰皆平聲

二曰上尾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
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

三曰蜂腰

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
甘切欲自脩飾君甘皆平聲欲皆入聲

四曰鶴膝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
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點

別來思
皆平聲

五曰大韻

如聲鳴為韻上九字
不得驚傾平榮字也

六曰小韻

除本一字外九字中不得
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

七曰旁紐八曰正紐

十字內兩字雙聲為正紐若不
共一紐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

九為正紐流
柳為旁紐

癸辛雜識外集

